

涇州之东二十里，有故薛举城，城之隅有善女湫，广袤数里，蒹葭丛翠，古木萧疏，其水湛然而碧，莫有测其浅深者，水族灵怪，往往见焉，乡人立祠于旁，曰“九娘子神”，岁之水旱被禳，皆得祈请焉，又州之西二百余里，朝那镇之北，有湫神因地而名，曰“朝那神”。其肸蚩灵应，则居善女之右矣，乾符五年，节度使周宝在镇日，自仲夏之初。数数有云气，状如奇峰者，如美女者，如鼠如虎者，由二湫而兴，至于激迅风，震雷电，发屋拔树，数刻而止。伤人害稼，其数甚多。宝责躬励己，谓为政之未敷，致阴灵之所谴也。至六月五日，府中视事之暇，昏然思寐，因解巾就枕。寝犹未熟，见一武士冠盔被铠，持钺而立于阶下，曰：“有女客在门，欲申参谒，故先听命。”宝曰：“尔为谁乎？”曰：“某即君之阍者，效役有年矣。”宝将诘其由，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，长跪于前曰：“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，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。”宝曰：“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，安敢造次相面乎？”言犹未终，而见祥云细雨，异香袭人。俄有一妇人，年可十七八，衣裙素淡，容质窈窕，凭空而下，立庭庑之间。容仪绰约，有绝世之貌。侍者十余辈，皆服饰鲜洁，有如妃主之仪。顾步徊翔，渐及卧所。宝将少避之，以候期意。侍者趋进而言曰：“贵主以君之高义，可申诚信之托，故将冤抑之怀，诉诸明公。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？”宝遂命升阶相见，宾主之礼，颇甚肃恭。登榻而坐，祥烟四合，紫气充庭，僉态低鬟，若有忧戚之貌。宝命酌醴设饌，厚礼以待之。俄而僉袂离席，逡巡而言曰：“妾以寓止郊园，绵历多祀，醉酒饱德，蒙惠诚深。虽以孤枕寒床，甘心没齿，莹嫠有托，负荷逾多。但以显晦殊途，行止乖互。今乃迫于情礼，岂暇緘藏？倘鉴幽情，当敢披露。”宝曰：“愿闻其说。所冀识其宗系，苟可展分，安敢以幽显为辞？君子杀身以成仁，徇其毅烈；蹈赴汤火，旁雪不平，乃宝之志也。”对曰：“妾家世会稽之鄞县，卜筑于东海之潭，桑榆坟陇，百有余代。其后遭世不造，瞰室貽灾，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。纂绍几绝，不忍戴天，潜遁幽岩，沈冤莫雪。至梁天监中，武帝好奇，召人通龙宫，入枯桑岛，以烧燕奇味，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，以求异宝。寻闻家仇庾毗罗，自鄞县白水郎，弃官解印，欲承命请行，阴怀不道。因使得入龙宫，假以求货，覆吾宗嗣，赖杰公敏鉴，知渠挟私请行，欲肆无辜之害，虑其反貽伊戚，辱君之命。言于武帝，武帝遂止，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。妾之先宗，羞共戴天，虑其后患，乃率其族，韬光灭迹，易姓变名，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。披榛凿穴，筑室于兹，先人弊庐，殆成胡越。今三世卜居，先为灵应君，寻受封应圣侯；后以阴灵普济，功德及民，又封普济王，威德临人，为世所重。妾即王之第九女也，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。良人以市’猛烈，血气方刚，宪法不拘，严父不禁，残虐视事，礼教蔑闻。未及期年，果

貽天譴，覆宗絕嗣，削迹除名。唯妾一身，僅以獲免，父母抑遣再行，妾終違命。王侯致聘，接軫交轅，誠願既堅，遂欲自剗。父母怒其剛烈，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，音問不通，于今三紀。雖慈顏未復，溫清久違，離群索居，甚為得志。近年為朝那小龍，以季弟未婚，潛行禮聘，甘言厚幣，峻阻復來。滅性毀形，殆將不可。朝那遂通好于家君，欲成其事，遂使其季弟權徙居于王畿之西，將質于我王，以成姻好。家君知妾之不可奪，乃令朝那縱兵相逼。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，付以兵仗，逆戰郊原，眾寡不敵，三戰三北，師徒倦弊，掎角無怙。將欲收拾余燼，背城借一，而慮晉陽水急，台城火炎。一旦攻下，為頑童所辱，縱沒于泉下，無面石氏之子。故《詩》云：‘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發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他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’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。又云：‘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墉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’此邵伯听訟，衰亂之俗微。貞信之教興，強暴之男，不能侵凌貞女也。今則公之教，可以精通顯晦，貽范古今。貞信之教，故不為姬奭之下者。幸以君之余力，少假兵鋒，挫彼凶狂，存其鰥寡。成賤妾終天之誓，彰明公赴難之心。輒具志誠，幸無見阻。”寶心雖許之，訝其辨博，欲拒以他事，以觀其詞，乃曰：“邊徼事繁，烟塵在望，朝廷以西郵陷虜，荒沒者三十餘州。將議舉戈，復其土壤，曉夕恭命，不敢自安。匪夕伊朝，前茅即舉。空多憤悱，未暇承命。”對曰：“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，漢水為池，尽有荆蠻之地。籍父兄之資，強國外連，三良內助。而吳兵一舉，鳥迸云奔，不暇嬰城，迫于走兔，寶玉迁徙，宗社凌夷，萬乘之靈，不能庇先王之朽骨。至申胥乞師于嬴氏，血泪污于秦庭，七日長号，昼夜靡息。秦伯憫其禍敗，竟為出師，復楚退吳，僅存亡國。况芊氏為春秋之強國，申胥乃衰楚之大夫，而以矢盡兵窮，委身折節，肝腦涂地，感動于強秦。矧妾一女子，父母斥其孤貞，狂童凌其寡弱，綴旒之急，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？”寶曰：“九娘子靈宗異派，呼吸風云，蠢爾黎元，固在掌握。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，而自困如是者哉？”對曰：“妾家族望，海內咸知。只如彭蠡洞庭，皆外祖也；陵水羅水，皆中表也。內外昆季，百有餘人，散居吳越之間，各分地土。咸京八水，半是宗親。若以遣一介之使，飛咫尺之書，告彭蠡洞庭，召陵水羅水，率維揚之輕銳，徵八水之鷹揚。然後檄馮夷，說巨靈，鼓子胥之波濤，混陽侯之鬼怪，鞭驅列缺，指揮丰隆，扇疾風，翻暴浪，百道俱進，六師鼓行，一戰而成功。則朝那一鱗，立為齏粉；涇城千里，坐變污瀦。言下可觀，安敢謬矣。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，世為姻戚。后以琴瑟不調，弃擲少婦，遭錢塘之一怒，傷生害稼，懷山襄陵，涇水窮鱗。尋斃外祖之牙齒，今涇上車輪馬迹猶在，史傳具存，固非謬也。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，未蒙上帝昭雪，所以銷聲避影，而自困如是。君若

不悉诚款，终以多事为词，则向者之言，不敢避上帝之责也。”宝遂许诺，卒爵撤馔，再拜而去。宝及晡方寤，耳闻目览，恍然如在。翼日，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，戍于湫庙之侧。是月七日，鸡初鸣，宝将晨兴，疏牖尚暗。忽于帐前有一人，经行于帷幌之间，有若侍巾栉者。呼之命烛，竟无酬对，遂厉而叱之。乃言曰：“幽明有隔，幸不以灯烛见迫也。”宝潜知异，乃屏气息音，徐谓之曰：“得非九娘子乎？”对曰：“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。昨日蒙君假以师徒，救其危患，但以幽显事别，不能驱策。苟能存其始约，幸再思之。”俄而纱窗渐白，注目视之，悄无所见。宝良久思之，方达其义。遂呼吏，命按兵籍，选亡没者名，得马军五百人，步卒一千五百人。数内选押衙孟远，充行营都虞候。牒送善女湫神。是月十一日，抽回戍庙之卒。见于厅事之前，转旋之际，有一甲士仆地，口动目瞬，问无所应，亦不似暴卒者。遂置于廊庑之间，天明方悟。遂使人诘之，对曰：“某初见一人，衣青袍，自东而来，相见甚有礼。谓某曰：‘贵主蒙相公莫大之恩，拯其焚溺，然亦未尽诚款。假尔明敏，再通幽情，幸无辞免也。’某急以他词拒之，遂以袂相牵，懵然颠仆。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，俄至其庙，促呼连步，至于帷薄之前。见贵主谓某云：‘昨蒙相公悯念孤危，俾尔戍于弊邑。往返途路，得无劳止。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，深惬诚愿。观其士马精强，衣甲鍍利，然都虞候孟远，才轻位下，甚无机略。今月九日，有游军三千余，来掠我近郊。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，邀击于平原之上，设伏不密，反为彼军所败。甚思一权谋之将，俾尔速归，达我情素。’言讫，拜辞而出，昏然似醉，余无所知矣。”宝验其说，与梦相符。意欲质前事，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。是月三日晚，衙于后球场，沥酒焚香，牒请九娘子神收管。至十六日，制胜关申云：“今月十三日夜，三更已来，关使暴卒。”宝惊叹息，使人驰视之，至则果卒，唯心背不冷。暑月停尸，亦不败坏。其家甚异之。忽一夜，阴风惨冽，吹砂走石，发屋拔树，禾苗尽偃，及晓而止。云雾四布，连夕不解。至暮，有迅雷一声，划如天裂。承符忽呻吟数息，其家剖棺视之，良久复苏。是夕，亲邻咸聚，悲喜相仍。信宿如故，家人诘其由，乃曰：“余初见一人，衣紫绶，乘骊驹，徒者十余人，至门下马，命吾相见。揖让周旋，手捧一牒授吾云：‘贵主得吹尘之梦，知君负命世之才，欲遵南阳故事，思殄邦仇。使下臣持兹礼币，聊展敬于君子。而冀再康国步，幸不以三顾为劳也。’余不暇他辞，唯称不敢。酬酢之际，已见聘币罗于阶下，鞍马器甲锦彩服玩橐鞬之属，咸布列于庭。吾辞不获免，遂再拜受之。即相促登车，所乘马异常骏伟，装饰鲜洁，仆御整肃。倏忽行百余里，有甲马三百骑已来，迎候驱殿。有大将军之行李，余亦颇以为得志。指顾间，望见一大城，其雉堞穹崇，沟洫深浚，余惚恍不知所自。俄于郊外，备帐乐，设享。宴罢入城，观者如



堵，传呼小吏，交错其间，所经之门，不记重数。及至一处，如有公署，左右使余下马易衣，趋见贵主。贵主使人传命，请以宾主之礼见。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，即是臣也，遂坚辞，具戎服入见。贵主使人复命，请去橐鞬，宾主之间，降杀可也。余遂舍器仗而趋入，见贵主坐于厅上，余拜谒，一如君臣之礼。拜讫，连呼登阶，余乃再拜，升自西阶。见红妆翠眉，蟠龙髻凤而侍立者，数十余辈；弹弦握管，穠花异服而执役者，又数十辈；腰金拖紫，曳组攒簪而趋隅者，又非止一人也；轻裘大带，白玉横腰，而森罗于阶下者，其数甚多。次命女客五六人，各有侍者十数辈，差肩接迹，累累而进。余亦低视长揖，不敢施拜。坐定，有大校数人，皆令预坐，举酒进乐。酒至贵主，金袂举觞，将欲兴词，叙向来徵聘之意。俄闻烽燧四起，叫噪喧呼云：‘朝那贼步骑数万人，今日平明，攻破堡寨，寻已入界。数道齐进，烟火不绝，请发兵救应。’侍坐者相顾失色，诸女不及叙别，狼狈而散。及诸校降阶拜谢，伫立听命。贵主临轩谓余曰：‘吾受相公非常之惠，悯其孤茆，继发师徒，拯其患难。然以车甲不利，权略是思。今不弃弊陋，所以命将军者，正为此危急也。幸不以幽僻为辞，少匡不迨。’遂别赐战马二疋，黄金甲一副，旌旗旄钺，珍宝器用，充庭溢目，不可胜计。彩女二人，给以兵符，锡赉甚丰。余拜捧而出，传呼诸将，指挥部伍，内外响应。是夜出城，相次探报，皆云，贼势渐雄。余素谙其山川地里，形势孤虚，遂引军夜出。去城百余里，分布要害，明悬赏罚，号令三军，设三伏以待之。迟明，排布已毕。贼汰其前功，颇甚轻进，犹谓孟远之统众也。余自引轻骑，登高视之，见烟尘四合，行阵整肃。余先使轻兵搦战，示弱以诱之。接以短兵，且战且行。金革之声，天裂地坼。余引兵诈北，彼亦尽锐前趋，鼓噪一声，伏兵尽起，千里转战，四面夹攻。彼军败绩，死者如麻，再战再奔，朝那狡童，漏刃而去，徙亡之卒，不过十余人。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，果生置于麾下。由是血肉染草木，脂膏润原野，腥秽荡空，戈甲山积。贼帅以轻车驰送于贵主，贵主登平朔楼受之。举国士民，咸来会集，引于楼前，以礼责问，唯称死罪，竟绝他词。遂令押赴都市腰斩。临刑，有一使乘传，来自王所，持急诏，令促赦之。曰：‘朝那之罪，吾之罪也，汝可赦之，以轻吾过。’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，喜不自胜，谓诸将曰：‘朝那妄动，即父之命也；今使赦之，亦父之命也。昔吾违命，乃贞节也；今若又违，是不祥也。’遂命解转，使单骑送归，未及朝那，已羞而卒于路。余以克敌之功，大被宠锡，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，食朔方一万三千户。别赐第宅，舆马宝器，衣服婢仆，园林邸第，旌幢铠甲。次及诸将，赏赉有差。明日大宴，预坐者不过五六人，前者六七女皆来侍坐，风姿艳态，愈更动人。竟夕酣饮，甚欢。酒至贵主，捧觞而言曰：‘妾之不幸，少处空闺，天赋孤贞。不徙严父之命，屏居于此三纪矣。

蓬首灰心，未得其死。邻童迫胁，几至颠危。若非相公之殊恩，将军之雄武，则息国不言之妇，又为朝那之囚耳。永言斯惠，终天不忘。’遂以七宝钟酌酒，使人持送郑将军。余因避席，再拜而饮。余自是颇动归心，词理恳切，遂许给假一月，宴罢出。明日，辞谢讫，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，所经之处，闻鸡犬，颇甚酸辛。俄顷到家，见家人聚泣，灵帐俨然。麾下人，令余促入棺缝之中，余欲前，而为左右所耸。俄闻震雷一声，醒然而悟。”承符自此不事家产，唯以后事付妻孥。果经一月，无疾而终。其初欲暴卒时，告其所亲曰：“余本机铃入用，效节戎行。虽奇功蔑闻，而薄效粗立。洎遭衅累，谴谪于兹，平生志气，郁而未申。丈夫终当扇长风，摧巨浪，摧太山以压卵，决东海以沃萤。奋其鹰犬之心，为人雪不平之事。吾朝夕当有所受，与子分襟，固不久矣。”其月十三日，有人自薛举城，晨发十余里，天初平晓，忽见前有车尘竞起，旌旗焕赫，甲马数百人，中拥一人，气概洋洋然。逼而视之，郑承符也。此人惊讶移时，因伫于路左，见瞥如风云，抵善女湫。俄顷，悄无所见。